

第一段 坦東床梅家結好 遷西泠蘭氏定居

河南鄭州，即春秋時之鄭國也。有蘭姓者，為此地望族。昉於燕姑夢蘭而生穆公，後世因以為姓。在春秋時，得蒙宣聖一顧，援琴而歌其美，戰國時靈均大夫深佩服之。厥後右軍與之修禊，謝氏置於庭，蓋因一與晉接，直如荀令公香三日不散故也。後裔有蘭瘦翁，性幽閉，慕羅浮仙跡，遂移家居焉！居近梅氏，與梅臞翁義氣相投。

一日，夫人池氏夜夢日月並行，方詫異間，忽見日光閃爍，墜於梅家。少焉月影困繫，投於懷內。又見一老人，手持長繩，將懷中月繫住牽到梅家去了。夫人一驚而寤，尋思一會，不知是何兆驗。聽得埭中絳幘咿啞齊鳴，院外黃鶯問關對語。整衣出戶，東方既白。急推瘦翁起，為言幻夢。瘦翁亦不以為意。越數月，夫人自覺有身。再數月，梅臞翁夫人冷氏產一男。方其生也，有鶴集於庭，臞翁心異之。蘭瘦翁聞臞翁生子，來賀曰：「聞君得一雛鳳，不勝雀躍。君之瓣香，幸有替人矣！」臞翁曰：「年近四旬，始生一子，譬如萌芽初出，要受許多雨露，方能滋長。待得為枝為葉，幾乎望得人眼欲穿。」瘦翁曰：「本之深者枝必茂。吾兄素有栽培，令郎必如蒲蘆之易生；且為枝為葉，兄尚可望，似我無望者何如？」臞翁曰：「聞嫂夫人分娩已近，兄亦不為無望。」瘦翁曰：「兄言誠然，但璋也，瓦也，尚在未定之天，恐終成虛望耳！」臞翁曰：「北堂草定兆宜男，兄不必過慮。」瘦翁辭歸。臞翁入內視其子，命名如玉字雪香。

數日後，蘭瘦翁獨坐書室，忽聞異香噴鼻，清若蘭麝。方驚異間，青衣婢出報曰：「夫人產一小姐矣。」瘦翁意甚不懌。梅臞翁來賀曰：「恭喜吾兄生一翰林矣！」瘦翁曰：「兄聽錯了，乃是女兒。」臞翁曰：「兄不聞翰林聲價抵千金乎？」二人失笑。瘦翁曰：「古人謂生女為弄瓦，賤之之辭，何千金之足云？且我年已四旬，生個賠錢貨，何足為喜？」臞翁曰：「古人云‘生男勿喜，生女勿悲’，兄忘之乎？且古來好女兒，無殊奇男子，如木蘭從軍，緹縈救父，曹大家淹通經史，黃崇嘏聲蜚翰苑。彤管流輝，不一而足。兄何以女輕之耶？」瘦翁曰：「此乃天地間罕觀之奇，談何容易。即是如此，到底生女不敵生男之貴。」臞翁問：「取名否？」瘦翁曰：「尚未。」臞翁為取名猗猗字香谷。」瘦翁曰：「好個幽雅名字，恐小女兒不能稱也。」二人復談敘一回方散。

光陰荏苒，兩家子女俱過周歲。雖在裕祿中，梅雪香已覺冰肌玉骨，蘭香谷亦復竟體馥芳。父母交相愛悅，這裏說蘭氏好朵奇葩，那裏說梅家好株玉樹。一日，池氏悟及前夢，謂瘦翁曰：「前夢老人持繩，將我懷中月牽到梅家，莫非應在女兒因緣。吾觀梅家小兒，甚是清秀，與訂姻盟何如？」瘦翁稱善。

又過月餘，是暮春天氣，梅臞翁作溪上游，命僕請瘦翁偕往。二人同至溪邊，祇見芳草極目，楊花撲面。沿溪一帶人家，不過數十戶。牧童驅犢，蠶婦採桑，卻有一些逸趣，都是自然畫圖。二人行盡清溪，同上峻嶺，不數步，見一茅庵，庵名「如願」。破扉兩扇已就傾斜，登其堂佛面蒙塵。相與小憩相中，為憑弔者久之。瘦翁笑謂臞翁曰：「此庵名為‘如願’，但不知弟有一願可能如否？」臞翁問：「有何願？」瘦翁曰：「羅浮一村，惟弟與老兄差同臭味，其餘率多俚俗。因不揣寒微，欲與兄結朱陳之好，不知可能如願否？」臞翁曰：「不敢請爾，固所願也。但欲來一媒妁，惜無知心良朋。」瘦翁曰：「割襟亦可定聘。至若媒妁，異日緩緩覓之，未始不可。」時日已西沉，遂同沿溪而歸。即擇良日，梅家以雙股金釵一枝，蘭家以玉如意一柄，交相為證，於是梅蘭之婚姻定矣！

居無何，鄭州蘭氏大修宗譜，馳書召瘦翁，瘦翁遂挈家回原籍。年餘，有豪某聞瘦翁賢強，欲置之幕下。瘦翁羞與為伍不就聘，而豪某聲勢逼人。瘦翁恐其辱己也，遂遷於楚之雲中。又年餘，豪某得其蹤跡，又使人羅而致之。瘦翁不可；豪某怒將設計陷之。瘦翁知之，復逃至湘南，更姓賈，號遁翁。至是不復知有蘭瘦翁矣！湘南之地本屬名區，後來涇渭雜去，清濁不分，有茅氏、艾氏、蕭氏互相標榜，朋比為奸，更有藤氏、蘿氏為之爪牙。數家見瘦翁清潔，欲引以自重。瘦翁杜門謝客嫉之若讎。無奈愈相纏繞，鋤之不去，瘦翁乃歎曰：「居必擇鄰，斯言不謬。騷經有云：蘭芷變而不芳兮，荃蕙化而為茅。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真化為蕭艾也。正今日之謂矣！」乃復徙居於澧水之間。

初，瘦翁之回鄭州也，梅臞翁遇鄭州商人，託致書於蘭氏。及商人回鄭州時，瘦翁已遷居雲中，商人亦不復至羅浮。臞翁見無回音，心甚悵然。嗣後絕無便鴻，遂未專郵修候。瘦翁屢經播遷，愈遷愈遠，亦未寄緘於梅。二家雖為姻親，不通音問者十餘年。

比及遷居澧水，猗猗已長至十六歲。生得情致幽閑，德性貞靜。蛾眉和新同彎，鴉鬢與濃雲共掃。白凝梨面，還將勝西子三分；紅暈桃腮，卻不向東風一笑。倚碧檻以芳，含水仙共麗。啟朱脣而氣馥，蕙質同清。抑且才同柳絮，謝道韞之吟句可雙；韻寄梧桐，蔡文姬之辨琴有二。揮毫學夫人之格，最愛簪花作賦；妙婕妤之思，無庸起草。真個人間少有，天上難尋。有婢芷馨麗而知書，猗猗雅愛之，情同姊妹，偶見小園桃花正放，填《蕙蘭芳引》一闋以賞之。其詞云：

霞燦芳園映佳麗，翠樓朱戶。偶卷起湘簾，人面花光暗度。春風買笑看一半，嬌紅欲語。喜芬芳滿目，人在武陵深處。御苑助嬌，唐宮銷恨，憑他一晤。更斑管蠻箋，誰寫斷腸舊句。主人珍重，深為藏護問何人，敢到天臺仙路。

填畢署尾寫「猗猗偶題」，草稿夾在《韻府》書中，也未經意。有荊棘生者，父荊榛在朝當路，權傾一時喜刺人，見者輒避之。荊棘依父勢欺侮鄉裏。然見蘭瘦翁獨斂，手執弟子禮。瘦翁見其不忘恭敬，亦不深為拒絕。

一日，荊棘向瘦翁索借《韻府》一部，瘦翁與之，不知中有猗猗詞曲也。荊棘偶翻閱《韻府》見之，自思曰：「遁翁家無多人，而猗猗二字又係女郎名，號此必賈，遁翁之女所作無疑。才既佳貌亦必美，欲作求凰計，捨此吾誰與歸？」遂央人向瘦翁道及。瘦翁曰：「以荊公子聲價，非不欲附女蘿，但小女已許字羅浮梅氏矣！」其人默然退以告荊棘。棘爽然自失，徬徨無計，其人曰：「以公子氣焰，何求不得！譬如奕棋宜爭先乎？」荊棘猛省，遂託制府蔓公，復申前議，將欲以勢迫之。瘦翁從容緩議為辭，歸歎曰：「荊棘勾衣兼之滋蔓難圖。如不早為之所，將不能脫身矣！」遂慕西泠幽閑，徙家而去。

